

朕不容易

顾念 著
Gu Nian Works

齐了吗？
晨上了吗？
护驾吗？

身为天子，竟有严重的 **被害妄想症**！



总有 **坏人** 想害朕，朕不容易啊！

皇宫上下，最受宠的
竟是一个 **小内侍**？

只因“他”能
解百毒，皇上
甚有安全感。

什么？你说小内侍是 **女人**？

犯了欺君之罪？

皇上表示：不管什么人，能救朕的就该赏！



花火力荐爆笑宫廷小说：
史上最胆小天子
到底有多怕死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随书赠送趣味圣旨卡

朕不容易



顾念 著
Gü Nian
Wors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朕不容易 / 顾念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8889-4

I. ①朕… II. ①顾…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70678 号

书 名 朕不容易

作 者 顾念

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黄 欢 张 青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装帧设计 刘芳英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字 数 160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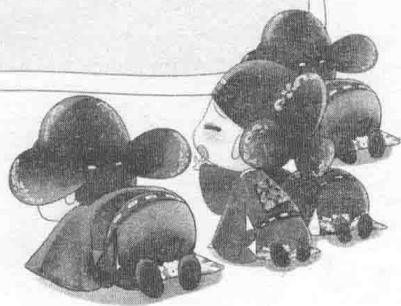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889-4

定 价 24.8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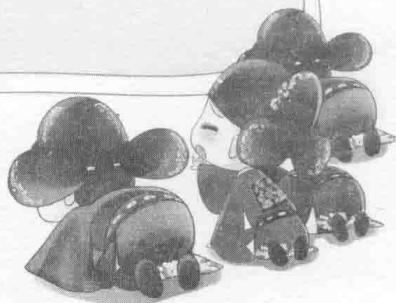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一章 这个皇帝最怕死	001
第二章 试毒太监太危险	019
第三章 内侍太监不好当	037
第四章 皇后在搞什么鬼	054
第五章 皇上的心情不好	072
第六章 乾清宫的吉祥物	091
第七章 升职之路遥且艰	109
第八章 说好大家都怕死	126



目 录

第九章 死也不能饿肚子	143
第十章 喜欢你穿得清凉	159
第十一章 皇上也有被告曰	177
第十二章 与天牢结下孽缘	197
第十三章 皇家真相戳人心	215
第十四章 郑相倒台狗胆散	233
第十五章 不辞而别惹相思	250
第十六章 我想和你生孩子	267



第一章

这个皇帝最怕死



太医院外，五辆马车一溜排开，太监和宫女们正有条不紊地往车上搬药材，忙得脚下生风。

大内总管石公公束手束脚地站在一身明黄色的年轻人身后：“皇上，当真要带这么多药材去微服私访？”

石公公在“微服私访”四个字上咬得特别重，一脸“皇上你赶紧否定”的神情。

年轻人点点头，笑得理所当然：“你又不是不知道朕最怕死了。万一有谁想对朕不利呢？一定要有备无患。这可是老祖宗留下的教训。”

石公公不再言语，无奈地看着手下们把太医院搬了个一干二净。太医院的院判卢逢春卢大人也被两个小太监连拖带拽地塞进了其中一辆马车。

年轻人见五辆车都装得满满当当了，这才眉头稍展。只是，他这一笑，两道远山眉却更显缥缈，就好像藏在云头一样，让人摸不清、看不透。

五辆马车一辆接着一辆出了正阳门，把京城远远地撇在身后。

石公公早换了常服，正好言好语地安慰卢逢春：“卢大人，您也不是不知道皇上他天不怕地不怕，偏偏怕死，您就甬和皇上计较了。”

卢逢春冷冷淡淡地道：“我哪敢和皇上计较！”

石公公哭笑不得，这卢逢春的一张傲娇脸上满是要和皇上计较到底的意思。皇上因为怕死总惯着太医院的人，尤其是院判卢逢春，稍有不顺心便敢对皇上蹬鼻子上脸。皇上自然觉得也无不可，落在石公公的眼睛里，却总觉得这个卢逢春太不上路了。

马车一路往玉女峰去了，卢逢春一路上愣是没给过皇上一分一毫的好脸色，皇上倒也不恼，始终笑嘻嘻的，偶尔见到了路边不知名的野花草还要虚心求教一番。

“卢大人，卢大人，这是什么？”皇上晃着手里的一株青草。

卢逢春被他问得烦了，径直回答道：“这可是能救命的仙草，皇上您好好留着。”

皇上双眼发亮，他一直四处派人打听能救命的仙草，没想到却在这儿给撞上了。

石公公朝卢逢春使了个眼色，这人见皇上不和他计较，竟越发没法没天了，拿这样的瞎话来唬皇上。

“皇上，这不过就是芫荽，哪是救命的仙草。”

“你懂什么？”皇上瞪了一眼石公公，浅浅的酒窝却露了出来，少了一分威慑力，“卢大人那可是国手，你能和他比？”

石公公一脸“芫荽我还认识”的表情，但知道跟皇上一时半会儿也说不通，少不得还要求一求卢逢春，免得皇上真把芫荽当宝贝疙瘩供着。

距离玉女峰少不得还有三四天的路程，皇上舒舒服服地躺在马车里，遥想着玉女峰上的一切，他早就想走这么一遭了，但宫中诸事绊住了他。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师父可还好。

才到玉女峰，皇上可算明白了，他的师父不仅好，而且是好得过分。

白云观还是老样子，开门的是大师兄莫须有。

“大师兄。”皇上规规矩矩地行礼。早年他还是九皇子时，体弱多病，母妃为了能让他平安长大，求上了远近闻名的白云观，让他拜莫冲道长为师，以期为他祈福延寿。

莫须有却死活不让皇上进道观的门：“师父出门云游去了。”

皇上哀求：“那我进去等师父回来。”

莫须有不耐烦了：“谁知道师父什么时候回来。”他顿了顿，又振振有词，“你毕竟是红尘中人，这门里头却是世外桃源，你进不来。”

早年皇上还是九皇子时，莫须有就不把他放在眼里，如今他已经登基，莫须有却仍旧不把他当回事。

皇上纠缠：“你门一开，我就进去了。”

莫须有突然想起了什么：“哎，这会儿唐家那丫头也该到京城了，

不知混进去没？”

皇上不明所以地看着莫须有。

莫须有嘭的一下把门关上了：“速速回去，这儿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唐家那丫头，唉……冤孽……

皇上碰了一鼻子灰，可任他再哭天抢地，白云观的门始终纹丝不动。他喊得累了坐回马车，从偶尔被风吹起的车帘里瞥一眼白云观。他在宫中待得烦闷，皇叔盯他盯得紧，郑水水又时不时地张牙舞爪地来闹一番，没个清静日子。而这里本该是天地间最让他安心的地方，可现在在这最安心的地方也没了。他觉得意兴阑珊，但也只能吩咐人回宫。

石公公凑上前询问：“皇上，咱还去微服私访吗？”

出宫前，说好的体察民情，说好的走访民意呢？

皇上缺少兴趣，瓮声瓮气地答道：“回宫。”

五辆马车鱼贯进入紫禁城，石公公正招呼人手过来搬东西，好巧不巧瞅见了淳亲王，顿时后背冷汗涔涔。

“参见淳亲王，王爷千岁千岁千千岁。”

淳亲王看也不看石公公一眼，大大咧咧地走到了皇上跟前，也不跪拜：“微服私访，嚯，访出些什么名堂了？”

皇上满脸堆笑：“皇叔。”

淳亲王追问：“访出些什么名堂了？”

皇上挠挠头，笑得竟有几分腼腆。

太监和宫女们照旧忙得脚下生风，把林林总总的药材和卢逢春又搬进了太医院。

卢逢春也顾不上大楚王朝最令人胆寒的淳亲王在，直在小太监的背上手舞足蹈：“放我下来，我自己有脚。”

小太监却回答得一本正经：“不不不，皇上吩咐了，卢大人您就是皇上的命根子，小的怎么能让皇上的命根子自己走路呢？”

淳亲王朝着太监和宫女们努努嘴：“你这身子莫非还是不行？”

皇上暗暗攥紧了拳头，他此去白云观就是想求师父诊一诊他的旧疾，可他却连师父的面也没见到。他和淳亲王打了个哈哈：“哎呀，皇叔，朕有些累了，就不陪您了。”

淳亲王还没来得及再说些什么，皇上一溜烟地跑了。

晚膳传上来了，皇上才胡乱吃了几口就觉得肚子里翻江倒海。他捂着肚子，脸色变了又变，石公公看得触目惊心：“太医，传太医。”

皇上虚弱地补了一句：“只要卢大人。”

于是，才回家的卢逢春，凳子还没坐热便又被小太监请出了府。他苦着脸诊完脉：“皇上，你这是水土不服，加之长途奔波，才会闹肚子。”

皇上把自己伶仃的细腕凑在卢逢春面前晃来晃去：“不，不，你再好好瞧瞧，是不是有人下毒想害朕。”

卢逢春义正词严地说道：“皇上，没人想害您。”

皇上不甘示弱：“不，不，卢逢春，你再好好看看。”

卢逢春嘴角抽搐：“皇上，您这是被迫害妄想症。”

皇上听得似懂非懂，却大吃一惊：“哎呀呀，来人哪，把那几名试毒小太监拖去杖刑司打个五十大板。”

石公公忙阻拦：“皇上，您登基后，这都是第五拨试毒小太监被打板子了，可不能再……”石公公边说边朝卢逢春使眼色，卢逢春累极，索性“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转天一早，《大楚晚报》的头版头条就是皇宫重金招聘试毒太监。

唐慕白蹲在倚红楼的墙根啃着馍馍看《大楚晚报》。她觉得她的机会来了，把报纸往腰间一别，正想着自己混进皇宫后如何如何混得风生水起，不想却挨了一下：“小白，你活腻歪了，还不快去干活？！”

唐慕白被吓得一愣一愣的，一见又是老鸨那张妖艳得过分脸，到嘴边的粗话又咽了回去。明几个咱就攀高枝去了，不和你一般见识。

唐慕白颇有大量，东倒西歪地拎来一桶水，呼哧呼哧地擦地。

唐慕白心里算计了一下进宫也有些日子了，一直没机会混进皇宫不说，却沦落到在倚红楼干起了粗活。不过好在这倚红楼总归是京城里数一数二的温柔乡，意乱情迷间不少宫中秘闻也就这么传进了她的耳朵里。她朝思暮念的便是进宫，可是要想以女儿身进宫去当试毒小太监却也是掉脑袋的事，好在她心眼儿活，知道这偌大的京城里有谁可以助她一臂之力。

唐慕白出生于乡野，心里头也没那些规矩和条条框框，于是嘭嘭地叩开了淳亲王府的大门。

家丁一见是个生脸孔，正想赶人。唐慕白却郑重其事地说道：“你放我进去见你们王爷，你们王爷一定会重重有赏。”

家丁被她三言两语唬住了，竟当真传话去了。

淳亲王劈头盖脸地骂了家丁一顿，管家秦枫却劝道：“王爷，不妨一见。有胆量来敲淳亲王府的门的人可不多。”

淳亲王一思量，闲着也是闲着，见一见这狂妄之徒又能如何。于是唐慕白便被黑着脸的家丁拎到了王爷的跟前。

“你是谁？”淳亲王上上下下地打量着这个豆芽菜似的人。

“倚红楼的龟奴。”唐慕白实话实说。

淳亲王的脸色哗的一下变得比锅底还黑，瞪了秦枫一眼，预备送客。

两个人高马大的家丁叉起了唐慕白，准备丢出去。唐慕白不干了，干号一声：“我知道你想当皇上……”

此话一出，在场的人嘴巴全都张大了。两个家丁也被吓着了，唐慕白咣当一声掉在了地上。

唐慕白揉了揉屁股，全然顾不上淳亲王眼中的利箭早已戳得她体无完肤。

淳亲王等了许久不见唐慕白开口，于是咳嗽了一声，问道：“你

这话从哪儿听来的？”

唐慕白甜甜地笑，就好像眼前的人并非淳亲王而是光顾倚红楼的恩客一样：“来倚红楼的官老爷都这么说。”

“哦，是吗？”淳亲王自认为从楚成功登基后他一直刻意隐藏着自己的野心，兴许隐藏得不算成功，但被一个素不相识的臭小子猝不及防地说破，心里还是有些硌硬得慌。

唐慕白立即表明立场：“我可以帮你。”这天下谁坐皇位都和她没关系，她要的是那一枚传说可以解各种各样的毒的万灵丹。要知道，她那不靠谱的爹可还在冰棺里躺着等她去救命呢！

淳亲王饶有兴致地看着“豆芽菜”：“怎么帮？”

唐慕白从腰间抽出《大楚晚报》，拍了拍头版的位置：“我可以成为试毒小太监。”

淳亲王歪着头又细细地打量了一回唐慕白，他可不傻，当然不会觉得这人是被他的个人魅力所迷倒这才扑上来要为自己谋权篡位的大业献身。

“为什么？”

唐慕白搓了搓手：“嘿嘿，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她自然也不傻，尤其是在倚红楼的这段日子，早把她炼成人精了，所以要偷万灵丹这事自然不能说出口。

秦枫越来越觉得眼前这人不靠谱了，正想劝王爷送客，不想淳亲王却指着自己的鼻子问道：“你觉得本王能当皇上？”

唐慕白反问道：“为什么不能？你姓楚，皇上也姓楚。他坐得这个天下，你自然也坐得。”皇天做证，这的确是唐慕白的真心话。

淳亲王一听，不由得老泪纵横。当年父皇还在位时，他就想过这个问题，大家都姓楚，凭什么继承皇位的只能是大哥，而不是他？大哥终于走了，这天下却又落到了乳臭还未干的臭老九手中，仍旧不是

他的。可为什么不能是他？

淳亲王激动得几乎就要把眼前的人引为知己，当即拍板：“好，本王就送你进宫去当试毒小太监。”

唐慕白嘿嘿一笑，低声说道：“我有个条件。”

淳亲王难掩激动之情：“别说一个，就是一百个，本王都满足你。”

唐慕白支支吾吾地说：“我不想净身。”

她哪里是不想净身？她压根儿就没有那话儿。眼瞅着爹是拖不下去了，她这才头也不回地下了山，为着方便，于是一直做男儿打扮。

淳亲王一副“我懂你”的表情，仗着这四下没有外人，径直对秦枫吩咐道：“给石公公捎个信儿，本王安插一个试毒小太监进宫。”

秦枫直觉这事儿不靠谱，但淳亲王向来说一不二，于是也不劝解。左右宫里有石公公那个人精在，定不会出差错。

石公公领着唐慕白进了宫，他见唐慕白面黄肌瘦、瘦骨嶙峋，估摸着也是因为家贫才出此下策。他低声说道：“往后进了宫机灵点儿，警醒点儿，都是为王爷办事，可不能出岔子。”

唐慕白头点得跟捣蒜似的。

石公公又继续说道：“差事办得好，往后王爷定当重重有赏。”

唐慕白的头仍旧点得不亦乐乎。她突然记起了正事，问道：“奇珍阁的钥匙是哪一位保管着？”她在倚红楼的这些日子作牛作马，虽辛苦，也小有收获，打听到了这宫里的宝贝都在奇珍阁供着，万灵丹既然如此神奇，想来应该也收在里头。

石公公沉下脸来：“宫中有宫中的规矩，不该你打听的事别问。”

唐慕白吐了吐舌头：“我……小的就是好奇。”唐慕白把自己的姿态摆得很低，要不然怎么办呢？为了爹，她也只得如此了。

石公公一个恍惚记起了自己才进宫的日子，与眼下的唐慕白也有些相像，竟脱口而出道：“钥匙自然在我这儿。你好好干，往后有机

会我带你进奇珍阁打扫打扫，也算开开眼界。”

唐慕白顿时双眼冒出了星星，一副景仰异常的表情。

石公公很是受用，当晚就安排唐慕白试吃御膳，兴头上竟也忘了唐慕白压根不懂宫里的规矩。

于是，唐慕白试吃御膳直把自己吃得都埋进了盘子里。她不住地吧唧嘴，恨不得连盘子都一道啃进肚子里去才甘心。在倚红楼的那段日子，啃来啃去不是馒头就是咸菜，连点油水都没有，她就连做梦梦到的都是油汪汪的鸡腿。她吃着吃着想起了那不靠谱的爹，想当年他也是名震大楚的美食评论家，这宫里的御膳要是能捞到吃上一回，该有多幸福！

唐慕白的嘴巴里塞得满满的，一副“一定要替爹多吃点”的视死如归的表情。她正吃得起劲，冷不防一个声音冷冰冰地传来了：“你是谁？”

唐慕白抬起头，嘴巴不由得张大了，食物自然也掉了下来。眼前这人生得一双远山眉，双眸中蒙着一层水雾，缥缈异常。高挺的鼻梁却又给这柔情似水的眉眼增添了几分恰到好处的英气。那薄薄的嘴唇抿得紧紧的。唐慕白的脑海里嗖的一下冒出了“秀色可餐”四个大字！

唐慕白三下五除二把嘴里的东西咽了下去，把面前的盘子推了过去，热情地招呼道：“你也是试毒小太监吗？哎呀，不好意思，我都要吃光了。”

站着的那人嘴角狠狠地抽搐了几下。他虽说没穿龙袍，但腰间佩着的却是独一无二的龙佩。眼前这小太监不仅不知天高地厚，看来还是个睁眼瞎。只是这小太监笑得都快露出了牙龈，不由得让他眼里的戒备去了个七七八八。

唐慕白怪可惜地看着掉落在桌上的食物，不住地咂嘴，再一抬头，感慨声越发厉害了。这么秀色可餐的人做了太监哪有不让人扼腕叹息

的道理？好在自己脑瓜灵活，攀上了淳亲王这棵大树。

唐慕白含着眼泪：“小兄弟，你吃一点！”

皇上终于忍不住了：“你不知道我是谁？”

唐慕白只管选些好吃的往他面前推：“你多吃点，别客气。”

皇上两眼望天，客气？他客气个什么啊？这整个天下可都是他的囊中之物！

唐慕白却开始拉家常了：“小兄弟，你叫什么名字？”

皇上气鼓鼓地扒拉着唐慕白吃剩下的饭菜，看到唐慕白油汪汪的小嘴，不知怎的却突然有了胃口。晚膳前，太后催着敬事房火急火燎地送来了绿牌子，苦口婆心地劝说他好一阵子。当着敬事房小太监的面也不能不给太后面子，他无奈之下只得随手翻了一个牌子，也真是倒霉喝口水都得塞牙缝，好巧不巧，他偏偏翻了皇后郑水水的牌子。来什么，怕什么！他的胃口顿时没了。

皇上却不回答，只问道：“你是新来的试毒小太监？”

唐慕白弓弓腰，打了个饱嗝：“以后多多关照。你叫什么名字？”

唐慕白向来是个目标明确、一根筋通到底的人。

皇上看着她明晃晃的眸子：“楚成功。”

唐慕白扑哧一声笑了。

皇上脸上有些讪讪的。天地良心，这真的就是他的名字。

唐慕白言简意赅地盖棺定论：“你爹娘给你取名字的时候一定没走心。”

皇上又没了胃口，却也不恼，只有种淡淡的失落。没走心？岂止是没走心？他有八个哥哥，等到他这个老九出生时，皇子能给父皇带来的喜悦已经微乎其微了，更何况他还是个孱弱的早产儿，谁知道能挨到什么时辰，不受宠几乎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所以，他虽叫楚成功，可到眼下为止，他大概最成功的就是这个

名字了。

而这时候，郑水水正端坐在梳妆镜前，容嬷嬷正给她盘头发：“皇后娘娘，今儿个老奴准保让皇上对您过目不忘。”

郑水水抿唇轻笑。她生得算不上天生丽质，但两道柳叶眉配上杏眼让人想忘也忘不掉。这时节，凤仙花染就的红唇更让她碧玉盘一样的面容顿添妩媚和风流。她也不害臊，径直问道：“馥妃小太监什么时辰来？”

容嬷嬷回道：“总得等乾清宫的晚膳撤下去了才会来。”

郑水水点头，表示自己会意。梳妆打扮完毕，郑水水蹑着脚站在宫门前张望。容嬷嬷是她从家中带来的老人了，有些看不过眼：“皇后，咱还是矜持一些才好。”

郑水水却不听劝，小嘴一撅：“矜持？成亲都有大半年了却还没圆房，嬷嬷，你让本宫怎么矜持？”

容嬷嬷一听这话也不开口了。

郑水水乃是当朝宰相郑棠的独女。当年八子夺嫡之乱过去后，郑棠一力扶持九皇子登基，让淳亲王打消了野心，于是郑水水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皇后。只可惜，她这个皇后入宫也有半载了，却是连皇上的衣角也没摸着，只在宫宴时远远瞧见过几回。她这个有名无实的皇后其实早成为了宫中众人的笑柄，只是大家惧于郑相，一向不敢放在明面上说这事。

宫中一直盛传皇上有断袖之癖，郑水水却是不信的。她一向自信得过分，任他是断袖还是断胳膊、断腿，瞧见了自已还不得速速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今天晚上这机会便是她求太后求了好多日才讨来的。

馥妃小太监还不见踪影。郑水水耐不住性子了：“我自己去，又不是不认识路。”说罢，郑水水拔脚便往乾清宫跑。

容嬷嬷吓了一跳：“哎哟，主子，这哪是认不认识路的事儿呢！”

“主子，您跑慢点。”容嬷嬷气喘吁吁地跟上来。

郑水水只当是耳旁风，脚下跑得生风。

乾清宫里的滴漏声，声声入耳。楚成功估摸着时间差不离了，决定逃跑。这已经是他第N回逃掉与皇后圆房了，做起来也是驾轻就熟。他拍了拍眼前油光满面的试吃小太监的肩膀：“你太瘦了，多吃点。”

唐慕白感动得眼泪汪汪。她从小跟着爹长在玉女峰上，爹一向不靠谱，于是她经常饱一顿饿一顿，最不济的时候只能向白云观的莫老道讨些白面馍馍来啃。及至后来爹堪堪翘了辫子，她却是把玉女峰上角角落落的药草都吃了个遍，期望能为爹找出救命的灵丹妙药。可这灵丹妙药没着落，她却越发瘦得可怜了。莫老道看不过眼，这才打发她来了京城，说是皇宫里有一种万灵丹，保准能药到病除。

唐慕白的头埋进了盘子里，楚成功脚下抹油似的利索地逃走了。

“皇上，臣妾来……”郑水水把“投怀送抱”四个字吞回了肚子。容嬷嬷说得对，该矜持的时候还是得矜持一些。她好歹也是堂堂一朝皇后，是郑相的千金，矜持，矜持，得矜持！

石公公跟在郑水水的后头忙着行礼：“参见皇后娘娘。”

郑水水一间屋子一间屋子地找：“皇上人呢？”

晚膳前，太后领着敬事房的人来过一趟，许是有体己话要对自己的儿子说，轰走了屋子里所有服侍的人。

“坏了。”石公公一拍后脑勺，只见淳亲王安排进宫的试毒小太监还在偏殿，可别闯出什么祸来才好。

石公公瞅了个机会悄悄溜去了偏殿，淳亲王塞给他的人正吃得亦乐乎。

石公公只觉得眼前一黑，扶住了桌子才站稳：“你你你……谁让你都吃光了？”